

春
秋
左
傳
詁

春秋左傳註卷十五

陽湖洪亮吉學

傳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國孫叔敖碑作五舉按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加人旁

非也惠棟云伍尙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五子胥亦不从

人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

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國說文

褊衣小也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國鄭元禮記注除

地曰墀杜本此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貶寡大夫

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

來韻服虔云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儀禮疏杜取此若

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韻廣雅莽草也如涪漢書注

草深曰莽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

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

包藏禍心以圖之文選注引傳作苞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

感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塞諸本作壅今从釋文改不行是懼不然

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韻鄭元周禮注祧遠

祖廟杜本此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韻詩毛傳橐

韜也韜弓謂之橐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爾雅駕陵也此杜本況不信

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瀆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說文謗毀也謗

怨也方言謗謗也按杜注謗誹也義亦同方言又賈逵

國語注黷媒也義亦通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藂文選注作藂

說文穠耕禾間也春秋傳曰是穠是袞按今本作藁
非杜注壅苗爲藁今攷說文籽壅禾本也杜說未知何
據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
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
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
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詩服虔云設服設人君之服二句从惠本增二人執戈在前在

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本疏王逸楚辭章句離列也杜注

陳也義亦同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

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圖服虔云

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

亦可乎同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

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愍矣五行志愍引作閔 𠄎說文愍痛也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犁

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同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

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

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

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𠄎說文婉順也宋

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𠄎詩毛傳字愛也此 子與

子家持之釋文持或作恃誤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

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

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五行志引憂下多矣

字無下憂字

言以知物謂韋昭國語注物類也其是之謂矣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

魯伐莒瀆齊盟謂說文嬪媒嬪也按瀆嬪古字通故杜注

云瀆慢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

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踉曰謂孫恂唐韻梁其踉

魯伯禽子梁其之後貨以藩身謂說文藩屏也子何愛

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

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謂韓非子曰牆之壞也必通隙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詩毛傳汚煩也此杜本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

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詩

地理志東郡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又

右扶風鄠故國有扈國亭扈夏啓所伐杜本商有妣邳

詩說文妣殷諸侯為亂疑姓也春秋傳曰商有妣邳邳

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封國說文呂覽有仇氏以伊

尹為媵送女漢書殷之釁也以有妣及有妣桀莘妣仇

蕤並同音蓋即有莘國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杜本周

有徐奄詩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伐之

此徐奄連文故以為徐即淮夷賈逵亦是相傳說也

本疏杜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同自無令王諸

侯逐進詩漢書集注逐競也杜本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

取此

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燹國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

間 史記集解 杜本此

楚之執事豈其願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

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國說文解字云威滅也从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釋文滅如字

詩作威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爾說

文懦驚弱者也杜本此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

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

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

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

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爾鄭元禮記注一獻士飲酒

之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

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

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

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爾小國為芣大國省穡而

用之其何實非命爾元劉用熙曰實疑適字之誤子皮賦

野有死麕之卒章

釋文麕亦作麕

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

安龙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

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

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潁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乾山

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

杜本此

館於洛洛水經洛水

又東北過鞏縣又北入于河按館蓋在洛水入河之處

杜注亦同說文汭水相入也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

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說文覓冕也

杜本此惠棟

曰釋文云弁端委無冕字故杜訓為冕冠傳文蓋衍冕

字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服虔云禮衣端正

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尙衰長故曰委

本疏

子盍亦遠績

功詁爾雅績繼也說文績緯也義並通按杜注勸趙孟使纂禹功訓亦本此正義舍繼緯本訓而別引釋詁大云績亦功也失之遠矣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詁惠士奇曰大雅抑詩云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蓋當時之語云亦然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五行志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

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買而欲贏而惡驚乎阜謂

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說文楹柱也此杜本雖惡

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說文廣韻曰鄭

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惠棟曰據此則子

南子皙爭同姓以爲室也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

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

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

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

皙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

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說文衝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

以戈擊之按今本作擊之以戈杜本同子皙傷而歸告
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
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
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
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
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
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
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
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
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
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爾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

竹槩从殺下米玉篇槩槩槩散也書作蔡字惠棟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曰骨肉之親槩而不殊嵇康琴賦曰新衣翠槩李善曰子虛賦翕呶翠槩張揖曰翠槩衣聲也按子虛賦文作萃翠蔡思謂漢書文選槩字皆槩之誤槩本與蔡通故又作蔡禹貢曰二百里蔡鄭康成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滅殺者猶末滅也叔非首謀慮从末滅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得矣小爾雅曰蔡法也今按周書作洛篇管叔經而卒然則管叔亦非周公殺之乃自經耳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秦后子有寵於桓

註按后子當係秦公子鍼之字此下杜用韋昭說又云

鍼字伯車疑非伯車當係別一人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說文選遣也一曰選擇也按杜注選數今攷

遣義較杜注爲長遣譴古字同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

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徐堅云在蒲反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其處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服虔以爲每于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从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本疏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

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

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

斃也趙孟曰天乎石經天作天誤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

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孰諸本作熟今从外傳及五行志改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說文云稔穀孰也春秋傳曰鮮不五稔趙孟

視蔭曰說文蔭草陰也按杜注蔭日景也義亦通釋文

蔭本亦作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爾雅惕貪也說文翫習

厭也春秋傳曰翫歲而惕日惕息也又忼字下云忼貪

也春秋傳曰忼歲而澌日按杜注取後一說外傳作忼

日而漱歲韋昭云忼愉也漱遲也說文忼字下所引或外傳文但小異耳其與幾何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

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

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初學記引實薰隧公孫黑

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晉中行

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孔安國書傳崇聚

也杜本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釋文阨作隘說

文阨塞也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

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

徇說文徇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按集韻云徇或作徇

得是徇乃徇之本字為五乘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

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節**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

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

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

卒而有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宋本疏二十六以誘之狄人笑

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莒展興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

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興奔吳叔弓帥師疆

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

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

曰無競惟人諸本作唯从石經宋本改正善矣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

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

沈臺駘論衡作臺台水經注同爲祟**節**說文祟神禍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

沈居於曠林史記集解賈逵云曠大也按杜注曠林地闕蓋

不从賈義今攷李善文選引作曠塹則足證賈義為長

也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賈逵云

后帝堯也臧善也同遷闕伯于商賈逵云在漳南

同主辰服虔云辰大火主祀也同上杜商人是因取此

服虔云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闕伯之故地因

其故國而代之同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服虔

云在汾澮之間同主參服虔云主祀參星同上唐人是

因賈逵云唐人謂陶唐之允劉累事夏孔甲封于大夏

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同服虔以唐人即是劉

累本疏杜取此其季世曰唐叔虞服虔以為唐叔虞即下

句邑姜所生者也同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服虔云

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史記集解杜取此說文娠女身動也

按娠震古字通史記漢書列傳文並作娠應劭曰娠動

懷任之意孟康曰娠音身漢書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後

漢書凡娠字皆作姪杜注懷胎為震亦假娠字訓夢帝

謂已謂已賈逵云帝天也已武王也同服虔云已武王也本疏

余命而子曰虞地理志命引作名水經注亦同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

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石經古文虞作叒遂以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史記封作國惠棟曰尙

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又康誥序云以殷餘民邦康

叔孔氏云國康叔為衛侯此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古

字邦封同見書疏漢諱邦改為國故云國大叔也下文封

諸汾川同按惠說是惟云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非故

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

昧史記裔作衷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駘服虔云金天少昊也

元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允格臺駘兄弟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廣雅裔遠也杜本此臺駘能業其官駘服虔云

修昧之職同上杜取此宣汾洮賈逵云宣猶通也汾洮二

水同上杜取此按洮水鄆道元以為即今涑水司馬彪云洮

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為洮亭杜預釋地及正義云洮

水闕不知所在蓋不攷也障大澤駘服虔云陂障其水

也同上杜取此以處大原

之諸服虔云帝顓頊也同上杜取此封諸汾川沈似蓐黃實守

其祀諸賈逵云四國臺駘之後也同上杜取此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史記作主汾川諸賈逵云滅四國同上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

也史記作汾洸神也水經注亦同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

癘疫之災於是乎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禳之諸賈逵以為禳攢用幣本疏服虔云禳為營

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禳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史記集解

杜參用賈服說惠棟曰鄭康成注周禮引此傳云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山川之神則水旱

癘疫之災於是乎禳之賈公彥曰鄭君所讀春秋先日

月與賈服不同說文云縈者設縣蕤爲營以禳風雨雪

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是許君所讀春秋亦

與鄭同史記所載同賈服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

所雍閉湫底服虔云湫著也底止也以露其體本疏方

言露敗也廣雅同茲心不爽小雅爽明也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

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

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

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

詔說文怙恃也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史記作平公及

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

使醫和視之外傳和作蘇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

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藝文志引樂上有作字所以節百事也故有

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

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於是有煩手淫聲

詔

服虔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

公羊疏

許慎五經通義云鄭

重之音使人淫過

初學記

惛堙心耳

文選注堙作湮

乃忘平和君

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

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說文怡說也天有六氣

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

雨晦明也說文服虔云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

方惟天地不變惟晦明所屬

詩疏

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

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說文賈逵以末疾為

首疾謂首眩也

本疏

惠棟曰逸周書曰元首曰末易卦初

為本上為末故上為首為角杜據素問以四支為四末

故謂末疾為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雨淫腹疾晦淫惑

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
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
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
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與而
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
禍孰大焉主不能御諸本作禦从釋文改正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
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說文蠱
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淫溺之所生也臬桀死
之鬼亦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爾雅釋器康謂之蠱郭
璞曰米皮簸之揚之康秕在前故云穀之飛外傳蠱之
慝穀之飛實生之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

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楚公子圍使

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犛櫟音地理志犛屬南陽郡陽翟

郊屬潁川郡譙周古史攷曰鄭厲公入櫟即陽翟杜本此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

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

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

縊而弑之音韓非子奸劫篇以其冠纓絞王殺之孫卿子

曰以冠纓絞之說文絞縊也杜本此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史記幕作莫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

伯州犂于郊音韋昭國語注郊後屬鄭鄭哀楚取之昭元

年葬王于郊謂之郊敖是也杜本此葬王于郊謂之郊敖

史記作夾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古今人表同歸服虔云

問來赴者史記集解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

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

人之餽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歸爾雅底

致也杜本此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

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詩大雅鰥

作矜按定四年引詩又作矜古字通也不畏疆禦秦楚

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

來亦惟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

忌歸鄭元禮記注忌畏也楚靈王即位為罷為令尹蕩啓

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

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
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十二月晉既烝爾雅烝冬祭名

杜本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服虔以孟為趙盾子

餘為趙衰本疏惠棟據趙世家以孟子餘為共孟及衰甲

辰朔烝于温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同又云祭

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禮記疏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

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

於大史氏節鄭司農云史官主書周禮疏見易象與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節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

史記與周禮同名疏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也節鄭眾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

之象辭周公所作本疏鄭眾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

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疏

公享之季武子賦繇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

拜子之彌縫敝邑節方言彌縫也廣雅縫合也寡君有望

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節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

諸侯度本疏說文譽稱也杜本按服注雖據孟子究當从

本訓爲長觀下武子云云可知惠棟曰孟子稱夏諺作

豫趙岐章句云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

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
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
外傳作暇豫李善云豫與譽古字通武子曰宿敢不封
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
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
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
子旗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
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
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服虔云所以寵異
不與齊眾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按服說則少

讀如字謂陳無字非卿執諸中都國志太原郡中

都劉昭注昭二年執陳無字于中都即此少姜爲之請

曰送從逆班國方言班徹列也杜本畏大國也猶有所易

是以亂作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國服虔

云郊勞近郊三十里詩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

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

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

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

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

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

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

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國說文遽傳也按說文與

爾雅略同

杜本此

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

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

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

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

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國說文褚卒

也方言卒或謂之褚廣雅亭父褚卒也按杜注云褚師

市官義亦本此蓋屬褚卒之長耳子產曰印也若才君

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

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晉少

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

死諸本作少姜今从石經釋文改正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

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

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鄭元周禮注引作火星中而寒暑退詩幽風疏禮記檀弓疏所引亦

同服虔云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

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

候是也詩疏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

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

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齊侯使晏嬰請繼

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

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

官焜耀寡人之望說文焜煌也耀照也服虔云焜明也

耀照也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已之意望也本疏則又無

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願齊國辱

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說文徼循也韋昭國語注遊

要也杜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

遺姑姊妹若而人王逸楚詞章句遺餘也杜本君若不

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爾雅董正也辭綜西京賦注

振整理也杜本以備嬪嬙釋文嬙又作墻寡人之望也韓宣子

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

有伉儷在纒經之中釋文纒本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

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

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
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鄭元考工記注四升為豆四豆曰區四區曰

鬴鬴十曰鍾廣雅四升曰桓四桓曰區區四曰釜釜十

曰鍾按釜鬴豆桓音近義同杜本顧炎武云毛晃云豆

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攷工記一獻而三酬

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棟云核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

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

升則十升不得為四升之豆故鄭注云豆當為斗陶人

云豆實二殼先鄭云殼當為斛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

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殼受三斗故鄭據族人云

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明穀不得爲斛豆不得
 爲斗也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
 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
 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韻說文雉入海化爲蜃蜃屬
 有三皆生於海蛤屬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蠣海蛤
 者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服累老服翼所化弗加於
 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諸刊本作餒今從石經改正韻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本疏按
 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蓋本詩魯頌國之諸市履
 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韻賈逵云煥厚也休美也
 釋文及本疏 服虔云煥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

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本疏按杜注燠休痛念之

聲蓋取服說或云燠休依注讀為嫗胸毛若虛以為温

煦安息之意讀如本字亦通今攷考工記工人斲于割

而休于氣鄭康成注休讀為煦則毛說是也其愛之如

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韻服虔云相隨也本疏按正

義云定本相作祖沈彤云胡公為周始封陳之祖箕伯

與胡公六人傳只平數之則相乃祖字之誤叔向曰然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

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殫相望韻說文殫道中

死人人所覆也苟悅曰道殫謂之殫亦作堊韋昭从毛

傳曰道豕爲瑾按杜注云餓死爲殓蓋隨文生訓究不
若以上諸說之確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
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
悛以樂悵憂說文悛止也悵悅也按杜注悵藏也蓋改
字作韜然不若本訓爲是昭元年子羽日子招樂憂卽
是此意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服虔云讒
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
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曰昧旦丕顯說文昧爽
也旦明也一曰闇也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
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日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

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說文湫溢下也

春秋傳曰晏子之宅湫隘隘陋也籀文隘从阜隘囂聲

也塵鹿下揚土也

杜畧本此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說文韓

非子難二云請徙子家豫章之圃說文爽明也塏乾煥

也杜本此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旣以告於君故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

過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

詒沈

彤云此上當脫鄰人辭室一句下文違卜不祥等語乃

喻使勿辭也晏子語亦有脫文或且字爲日字之誤非

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

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日子豐有

勞於晉國

詒

服虔云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之俱適晉

本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詒

地理志河內郡州水經沁水又

東過州縣北注縣故州也春秋左傳周

當作

以賜鄭公

孫段六國時韓宣子徙居之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惟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五月叔弓

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禮記注引作敬叔不入

禮記檀弓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

進書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國韓非子曰私怨不

入公門一說忌忌日故云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

子從之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

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

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

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

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

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

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廣雅猜疑

也杜本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

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

之敝廬說文叁掃除也从土弁聲讀若糞是叁為糞本

字禮記掃席前曰拚是又叁字或體惠棟曰聘禮卿館

于大夫游吉卿張趯大夫吉送少姜葬館焉故今云糞

除先人敝廬舍廟中故云先人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

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

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

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

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

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菖盧蒲嬖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釋文種種本亦

董作董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

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

雅放盧蒲嬖于北燕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

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

伯欸出奔齊罪之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

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韻韋昭云

雲夢在華容縣水經注按元和郡縣志云左傳邾夫人女

弃子于夢中無雲字云楚子濟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

此推之則雲夢一澤本自別矣而禹貢爾雅皆云雲夢

者蓋雙舉二澤言之故後代以來通名一事故左傳曰
田于江南之雲夢也又楊雄羽獵賦奢雲夢李善注曰
雲夢楚藪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
之雲夢據此二條則是一本有雲字也齊公孫竈卒司
馬寵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廣雅爽猛也按
蓋言二惠彊猶可耳似較杜注爲長又弱一个焉姜其
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
許男與焉使椒舉古今人表
作湫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
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

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劉向新序易作芻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

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詩毛傳虞度也杜本則願

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

天或者欲逞其心新序逞作盈按盈逞二字古通如樂

盈史記作樂逞是也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

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詩毛傳相助也杜本

此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

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公

曰晉有三不殆說文殆危也杜本其何敵之有國險而

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新序對曰恃險與

馬而虞鄰國之難新序無國字是三殆也四嶽爾雅釋山河

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

東嶽泰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杜本三塗此

服虔云三塗大行轅轅峭函也謂三塗為三處道也本

一云三塗太行轅轅峭函塗道也水經京相璠曰山名

也同按杜注在河南陸渾縣南據昭十七年傳文闕駟

十三州志亦云三塗山在陸渾縣東南然尋繹上下文

義當以服義為長陽城此地理志潁川郡陽城有陽城

山杜本大室此地理志潁川郡密高武帝置以奉大室

山是為中岳有大室少室山廟杜本荆山此地理志南

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杜本中南此地理志南

理志右扶風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杜本酈道元

云終南山杜預以為中南按此是左傳舊本本作終南

杜氏定為中南也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文選注引作是非一姓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通盧毓冀州論曰冀州北接燕代後

世謂代為馬郡初學記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

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新序亨作享古文亨字

通易子夏傳亨通也杜本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

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

之晉有里平之難新序作里克非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

難敵亦喪之通按新序敵作狄非邢非喪于狄也故人之

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

新序又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新序隕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新序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

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

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

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

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

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

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按論衡引作魯邾宋衛不

來非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

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

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

問於申豐曰雹可御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服虔云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

二月日在危一度

周禮疏杜取此

西陸朝覲而出之服虔云

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日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上鄭元答弟子孫皓問

曰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按杜

注與鄭異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

始朝見非其義矣鄭服杜三說鄭爲近之說文儼見也

昴白虎宿星按覲當作儼詩疏引鄭康成云四月昴則

見服虔云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

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

詩疏

又以爲出之卽是仲春啓

冰本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釋文作沍說文無

沍沍二字玉篇有之云沍閉塞也胡故切沍寒也亦胡

故切今从宋本及諸刻本作沍又按漢書郊祀志秋涸

凍師古曰涸讀如沍沍凝也音下故反並引左傳文史

記索隱曰按字林涸竭也下各反小顏云涸讀與沍同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說文服虔云祿位謂大夫

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祀詩賓食初學記引喪祭於是乎

用之其臧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說文服虔云司寒司陰

之人元冥也將臧冰致寒氣故祀其神同上其出之也桃

弧棘矢說文弧木弓也服虔云桃所以避凶也棘矢者

棘亦有鍼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

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為此禮也本疏以

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

用冰祭寒而臧之初學記引此寒上有司字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

出而畢賦服虔云火出于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

為五月周禮疏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

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臧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

其臧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周書時訓曰草

木不黃落是為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周書

服虔云害物之雨民所苦詩疏雷不出震說文云震霹

歷震物者服虔云震驚也漢書集注無苗霜雹癘疾不降周書

說文癘惡疾也民不夭札鄭司農周禮注札謂疾疫

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杜本今臧川池之冰弃而不用

風不越而殺雷高誘淮南王書注越散也杜本雷不發而

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臧冰之道也 夏諸

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

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

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

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雷汲郡古文

夏啓元年帝即位於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歸藏啓筮

曰昔夏后氏啓筮亨神于大陵而上鈞臺枚占臯陶曰

不吉連山易曰啓筮亨神于大陵之上酈道元云即鈞

臺也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鈞臺惠棟曰魏大饗碑夏

啓均臺之亨均古鈞字亨古享字商湯有景亳之命

汲郡古文云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

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鄆道元云所謂景亳爲

北亳矣周武有盟津之誓釋文孟本又作盟孟盟古字通按水經注

引論衡云與八百諸侯同此盟尙書所謂不謀同辭也

故曰盟津亦曰孟津地理志引禹貢作盟津師古曰盟

讀曰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

成有岐陽之蒐音汲郡古文云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晉

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蒐設望表

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賈逵云岐山之陽史記集解杜取此康

有鄴宮之朝音汲郡古文云康王元年朝于鄴宮服虔云

鄠宮成王廟所在也同說文鄠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

陵西南穆有塗山之會註汲郡古文穆王二十九年會

諸侯于塗山郡國志九江郡平阿有塗山應劭曰山在

當塗左傳穆有塗山之會杜本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

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註服虔云召陵之盟齊桓退舍

以禮楚靈王今感其意是以用之本疏王使問禮於左師

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

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

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

諸本脫所字今从石經宋本增入

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

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韓非子十過篇云宋大

子後至執而囚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

君將墮幣焉國服虔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

按詩小雅正月篇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注云墮輸

也是訓輸爲毀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作

墮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

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國韓非子作有

戎之會汲郡古文云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

逃歸遂滅有緡賈逵云仍緡國名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商紂爲

黎之蒐東夷叛之節史記作紂爲黎山之會韓非子黎丘

之蒐汲郡古文云帝辛四年大蒐于黎服虔云黎東夷

國名也子姓同上杜取此按說文鬻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

今考黎正在紂都之東百餘里服虔云黎東夷之國是

也杜注亦見及此而又注曰疑蓋不考之故周幽爲大

室之盟戎狄叛之節汲郡古文云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

盟于大室明年申人繪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皆所以

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奔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

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

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奔善亦如之德遠

而後興節按遠惡疑當作惡遠與德遠句對秋七月楚子

以諸侯代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
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
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
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
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
夫韻按呂覽載此事云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以亡其大
夫高誘注弱其孤爲殺崔成崔彊亡其大夫謂崔杼彊
而死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
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
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

賴于鄢楚子欲遷許子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成之而
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
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
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
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鄭子產
作丘賦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
出一馬三車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
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本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已爲蠱尾說文蠱毒蟲也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
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
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

何恤於人言

漢書引作何恤人之言爾雅疏愆作誓从籀文

韻荀卿子載是詩曰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

恤人之言兮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

法於涼**韻**說文涼薄也从兗京聲廣雅云涼薄也曹憲曰

音良世人作涼薄之涼水旁著京失之杜本此惠棟曰薄

即薄字郭忠恕汗簡云古爾雅涼作飗其敝猶貪作法

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韻**服虔

云齊景亡滕隱七年疏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

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韻**水經

注女水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今城在新蔡故城

西北半淪水杜預以為在東北未詳史記索隱引譙周

云鄧縣東北有棘亭新蔡縣東北有櫟亭麻卽襄城縣

故麻城是也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後漢

書注引作歲尹諸本或作威或作宜咎城鍾離遠啓疆城

渠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初穆

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

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詩韓非子內

儲篇叔孫有子曰壬子兄曰丙卽孟仲也夢天壓已弗

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詩說文僂尪也深目而猥喙詩說

文猥豕也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

之文選注引作且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

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韻集

傳云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熊熊何校本改雉穆子問之曰女

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雉而從我矣文選注問其姓韻廣

雅姓子也杜本此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韻皇侃禮記義

疏云唯謂人應爾是也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

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文選注引作田于蒲丘遂遇疾

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

爾未際韻爾雅際接捷也小爾雅際接也說文際壁會也

杜本爾雅饗大夫以落之韻服虔云爨以豶豚為落詩疏杜本此

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
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
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
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
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節按韓非子載

此事云豎牛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儒子何
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王環已佩
之矣按此則正義所言非是惠氏補注所見亦同遂逐

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泄見

諸本作洩今从釋文改下同

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
疾病不欲見人節秦越人難經五十一難云病有欲見人

者不欲見人者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不欲見人者病在
藏也府者陽也陽病者欲得寒之又欲見人藏者陰也
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使置饋于个而
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註傳曰牛不進叔孫覆空器而還
之示君已食文選注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
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泄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
使惡杜泄於季孫而去之杜泄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
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
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
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
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

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不以是奔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泄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列子云越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辭而食之張湛

注引此為證云鮮謂鮮少也季孫命杜泄杜泄曰卿喪

自朝節服虔云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棟

榦君之股肱必過于朝重之也本按杜注係臆說當以

服氏為是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

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

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

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

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

禍叔孫氏使亂大從節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同按昭

子名媯說文媯不順也或亦以殺適立庶亂大順之道

故取不順以爲名殺適立庶又披其邑

家語引作破

詁纂文

披猶分也

眾經音義

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

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
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
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
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
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人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
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詁惠棟曰古言時
皆謂四時此言十時爲分一日爲十時以當王至臺之
十位杜注用十二時與傳不合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
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

融詩服虔云融高也疏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

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

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

火劉用熙云離爲火三字於上下文不通貫疑衍文也

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

卿也抑少不終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

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

勞屈生於菟氏水經注引 鄭道元云野兔水上承西南

兔氏亭北野兔陂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於兔氏者也

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
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
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
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羈公羊作子家駒漢書淮南子並同

世本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

禮記

又云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也

史記

按楊倞

荀子注子家羈公子慶之孫歸父之後名羈字駒今攷
歸父為仲遂之子則莊公之孫公子慶係桓公之子與
歸父支派迥別司馬貞又云子家羈字懿伯按懿伯乃
子家諡非字也倞及貞說不足據當以世本為正弗能

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爾方言屑屑不安

也廣雅屑勞也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

皮子大叔勞諸索氏爾應劭曰京有索亭北征記又有索

水續溪書補注

按晉書地道記京有大索亭小索亭索音柵

故水經或作柵鄴道元引作鄭子皮勞叔向于索水大

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

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攷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
 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
 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闔以
 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
 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
 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說文珪古
 文圭剡上為圭半圭為璋享覲有璋說文璋服皆以享為
 獻釋文說文諸侯三年大相聘曰覲覲視也鄭氏先儒以
 為朝聘之禮使執圭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
 所有覲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本疏小有述職
 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說文几踞几也按今本作机非

賈公彥儀禮疏引此作几今據改爵盈而不飲宴有好

貨殮有陪鼎註鄭司農云殮夕食也周禮服虔云陪牛羊

豕鼎故云陪鼎本疏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

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

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

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康至

文選注引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

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

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廣韻女齊註

晉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晉書乞伏偁禮載

記宗做云叔向女齊之子是也按此則女齊蓋先叔

向死梁丙張幣輔躒釋文棟本作棟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

襄為公族大夫註世本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魯

為韓言氏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註賈逵云二人

韓氏族本本叔禽叔椒子羽註賈逵云皆韓起庶子同上杜取

此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

註服虔云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同上晉人若喪韓起楊肸

註按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劭曰楊侯國即春秋時叔

向采邑以邑為氏故曰楊肸也劉昭注郡國志亦云楊

叔向邑漢名臣奏載張衡說曰晉大夫食采于楊為楊

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惠棟曰楊字从手不从木今攷
張衡說見漢書注亦不言字當从手自宋楊南仲欲引
楊雄爲祖始造異說以爲子雲之姓當从手旁而并春
秋時晉國之屬邑亦改之不知左傳史記漢書並在不
可誣也楊修云吾家子雲老不曉事云云兩漢士大夫
最重氏族倘非一姓則宏農華族又豈假成都僻姓以
自引重乎明楊雄之楊本當从木其諸刊本从手者皆
北宋以後惑于南仲之說好奇而改也惠氏亦爲其說
所奪欲引以改經誤矣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
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
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

以親易怨註按謂以婚姻而易仇怨也語意極明或疑作

以怨易親恐誤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

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註服虔云何不可有之如

是同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

註陳留風俗傳舊陳地苦楚之難修干戈于竟以虔其

患故曰圍按圍縣前漢屬淮陽國後漢屬陳畱杜注云

鄭地亦約略之辭辭不敢見禮也 鄭罕虎如齊娶於

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

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

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蕩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蕩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按御覽引左傳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又引十道志云

南陵有鵲洲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

人表作犒師語韓非子曰沮衛歷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

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

而為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騅焉好
 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
 馮怒馮怒說文馮馬行疾也方言廣雅馮怒也按此則馮怒
 當係疾怒較杜注馮盛之訓為長虐執使臣將以釁鼓
 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
 備可謂吉矣且吾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
 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
 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
 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
 萊山蘧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
 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

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

命于雩婁韻服虔云雩婁楚之東邑史記地理志廬江郡

雩婁禮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春秋左傳註卷十五終

曾孫用勤校刊